



論語卷之十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三章

通攷

熊未曰。前十八章多言政。十九章以後多言孝。末二章多言政。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

勞之，則雖勤不怨。語錄：先民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

如循行，所勤課農桑之類。饒氏曰：集註以勞是為他。勤勞

行勞之為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未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

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末。農政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未農政師役之類。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扶
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張氏曰告以無倦使之意可夫方答以
先之勞之於子路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
倦所以教其勇躁之失也○饒氏曰犬凡事使人為之則易
身親為之則無倦勉之先之勞之皆是不復始勤終怠所以
不倦故夫子以此無倦勉之○通曰子路者易得始勤終怠
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路行皆易銳於始而怠

子路問政

以民之勞言 身先之 不令而行
以民之勞言 身勞之 雖勤不怨

無倦 持久 之道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
已不勞而事畢舉矣語錄先有司而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
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先教
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過失

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
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
而政益修矣黃氏饒氏曰先有司一句是總綱赦小過舉賢
當以分任有司為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常人可
以自勉季氏宰而已范氏以為為宰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為
但為季氏宰而已范氏以為為宰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為
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
者固當當宰而進之上位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
宰有才德者充之如此方說得宰賢才規模闊若專說宰有
司之賢才則狹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處反
舍上声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
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各親其親及人不獨親其親二
若曰人各奉其所知之賢才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
然後不獨奉其所知之賢才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

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語錄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極言之必自後知而後知則聖人之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

○諫氏曰仲弓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說卒尔所知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以盡知自無之言則局於所知

往而不知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以盡知自無之言則局於所知

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

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輔氏曰范

勸講之說所以推廣其理以感切君心者至矣。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幸也推庸人與奸人為無小過張禹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假而此等入出矣。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

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淵騫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必先有司言

已不勞而事畢舉 否則君行臣職

仲弓問政

刑不濫而人心悅

否則下無全人

必舉賢才言

得其人而政益脩 否則百職俱廢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乃禮其祖前臚乃輒之父也。前臚

不以其父又父輒曰禰輒繼靈公是禰其祖名實紊問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

曰正名雖為去聲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曰禰

非禰也而禰之父非禰也而禰之無父之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馬氏曰禮莫大於分分

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為禰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揚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

成集註於正名各不不正凡二以實字言前云各實案此云各

則各不不正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各最緊切

得却教他取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無事成○輒以白匪

父以父為賊是多不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輒以白匪

本各正言禮也言順樂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中聲去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

而不和故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

罰不中語錄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

字不禮和如此刑罰安得不顛倒○是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

事物之謂事也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各不不正言不順則

慶賞刑威無一中節之害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

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各不正推

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屬事情深達治體如此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各指名之謂行言

實也一事苟謂言之苟其餘皆苟謂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

不中也夫子所謂各不不正以下反說各之必可言則照應前

面各不不正則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於言苟且

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於言苟且

氏曰凡事皆有各不不正亦不特衛輿父子為然○胡氏

曰衛世子蒯聵反五怪取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

而出奔宋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所亂欲殺之不果

求子猶也喻南子蓋歸吾文猥艾老也猥壯豕也喻宋朝太

子蓋之謂戲許宜反陽速曰太子家臣從我而朝少君少君

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帝而走。曰：前。前。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靈公欲立公子郢。公以并反。靈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前。前之子。輒以拒前。前之子。游于郊。子南。僕。郢。師。專。公曰：余無子。前。前。奔。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厚社。樞。君。其。改。圖。前。意。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及。於。吾。子。若。有。之。郢。必。聞。之。夫。扶。前。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結。衛。太。子。于。戚。夫。扶。前。噴。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去。去。去。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語。錄。問。胡。氏。說。使。孔。子。得。政。則。是。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議。也。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可。測。度。者。問。胡。氏。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各。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說。為。之。臣。則。此。說。亦。可。通。也。曰。聖。

人必不肯此。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比。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如。此。做。方。去。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為。之。臣。矣。子路為人。粗。於。精。微。然。多。未。達。台。下。仕。衛。使。不。是。子。孔。懼。即。出。公。之。黨。也。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體。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為。子。也。饒。氏。曰。集。註。引。胡。氏。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為。萬。出。綱。常。作。主。使。亂。臣。賊。子。知。所。警。懼。故。特。著。之。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為。衛。出。鄉。而。有。推。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為。之。則。可。

為政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菜蔬曰圃。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關之。已。婉。拒。之。矣。

樊須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此亦人是以位而言。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南軒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緜。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使其疑則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下。又反。及其既出則懷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一不意。

有在也。餅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之事亦未為過者。樊須之志。豈亦有為許行之說者。而慕之哉。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

請稼。請老農。其意如老農。其意如老圃。惡其志陋。

大小人之事。上好禮。民莫敢不敬。上好義。民莫敢不服。各以類應。上好信。民莫不用情。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聲。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可知。風俗之盛。

雖多亦奚以為。使去。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雖多亦奚以為。

雖多亦奚以為。

雖多亦奚以為。

雖多亦奚以為。

政治之得其情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風俗之度不致於太故
平則不致於詩長於風諭則人易曉言溫厚則不至於薄言
情之能順民者其在甚處所惡者在其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
必能順民之所好者其在甚處所惡者在其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
之言委靡則流於曲風諭而直致使人剛直則又恐激怒而有得於
於國若命能善其辭命能正其辭則君命則又恐激怒而有得於
詩人若命能善其辭命能正其辭則君命則又恐激怒而有得於
介使助之為讀詩之體者不能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對
得則自然有誦詩時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
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
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書集義程子曰今人不曾讀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誦詩後須達於政能專對始是
讀詩未讀二南時一似面牆到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學始是
抵讀書只是此法○馮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
讀書不明其理記誦之末事也明理而不達諸用章句之末
無幾特釐正之以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刪去者
厚之教者必能為慈祥豈弟之政必能為溫厚和平之言要
之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文書五十八篇厚和平之言要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舉詩以例其餘尔

誦詩三百
授之以政必達
使四方必能專對
不能從政專對

此為窮經以致用
徒事章句而無用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饒氏曰身正足身教今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

似故孔子嘆之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卒之哀公孫于越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魯乃周公之後
衛乃康叔之後

以前日觀

魯乃周公之後
衛乃康叔之後
本兄弟之國

或教之

必公曰觀

魯乃哀公之時
衛乃出公之時

皆衰亂之政

論語十三下七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坐五五反夏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

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美

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揚氏曰

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輔氏曰居室務為全美是

生失之則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去

足故也揚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該備矣○語錄常

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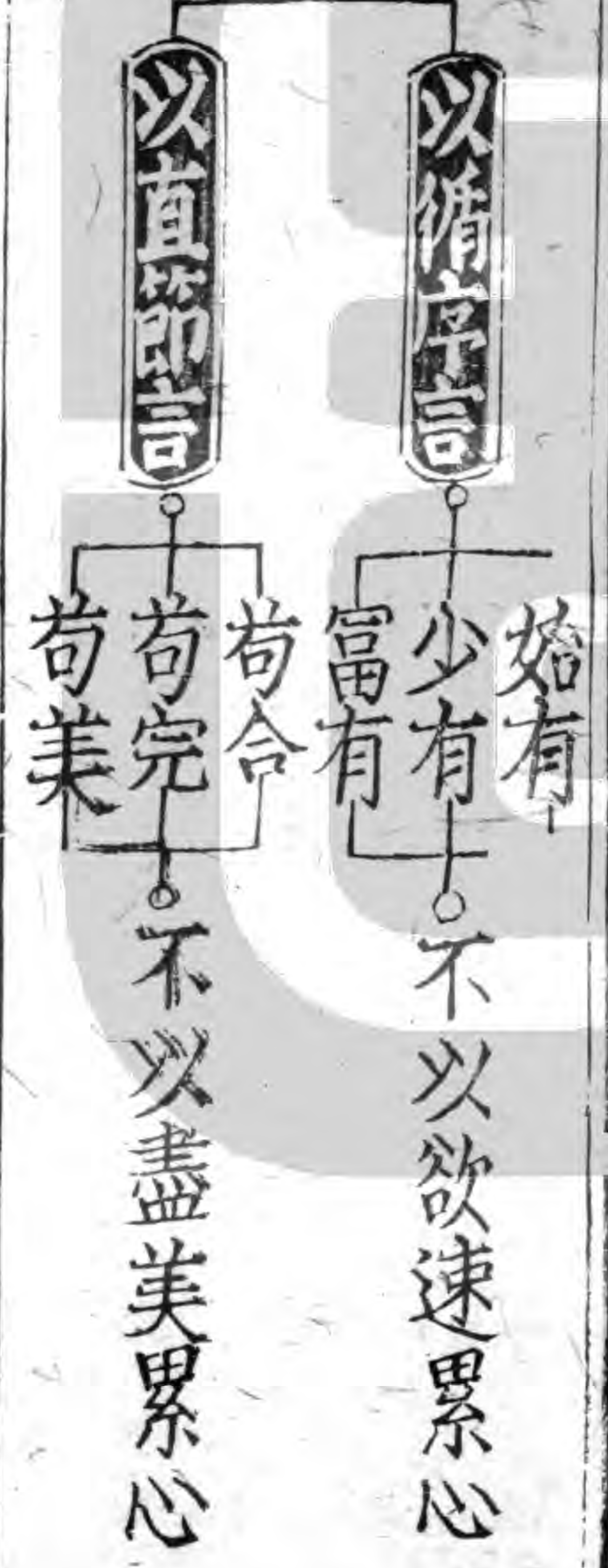
而美循一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比累其心在聖人

○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理出祿之家多恬侈其勢然

也荆為衛之公子善於居室而未始

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

公子荆居室



○子適衛并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眾也

并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去聲以富之饒氏曰

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田出穀粟里出布帛

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是也田出穀粟里出布帛

則不寒二者富之道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禮氏曰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

制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

不厚其生富而不教則民德正此帝王作之君師之事也

况富而教之者已少

之道也前章言魯衛之政此二章皆記衛事○金履祥曰富

則省起田耕出粟穀以養其口里居出布帛事以養其財

田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

有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二事

二事或曰無富教是也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

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

前漢文帝是為西京明帝尊師

重傳臨雍拜老宗我子莫莫不受學

始帥群臣躬養二老五車于辟雍二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

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明帝紀二老老人請李躬年耆

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辟雍天子之學也

齊于大率講堂其日乘輿先列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

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東之車以蒲裏輪令老者坐而安

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於前正復天子親

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醑昔胤傲也祝鯁在前祝鯁在後

老人食多饒饋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使不饒饋也五更南面

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

也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為先聖至此罷更以孔子為先聖類氏為先師蓋召天下博

事皆司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

政

方履閭閻秋秋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教亦至矣

此下總然

勃興於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

學

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

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中書舍人

師考德以爲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

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至去聲集京師文治燭于貴反

勃興於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

學

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

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中書舍人

師考德以爲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

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至去聲集京師文治燭于貴反

勃興於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

學

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

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中書舍人

師考德以爲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

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至去聲集京師文治燭于貴反

勃興於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

學

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

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中書舍人

生民司牧之寄

以庶矣言

雞犬相聞達乎四境

猶有當加

以富矣言

制田里薄稅斂

以教之言

立學校明禮義

此無以加

○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其月謂周一歲之月也

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

有成治功

成也

語錄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許多不存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可有成也○切將

許多不存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可有成也○切將

其月所立之規模也

通政

許謙曰期月而可謂與衰撥亂綱紀也充之而已矣○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程復心曰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去殺善人之效必世而後仁則聖效之大成○尹氏曰孔子數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去衛靈公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子數當時莫能用已也

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去衛靈公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不能而發

葉少蘊曰因爲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後之也○幸國委已而所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爲治久速之效

以善人言

三年有成一治功成

此善人爲邦之效

以王者言

必世而仁一教化浹

此王者受命之效

以夫子言

其月可也一綱紀布

此聖人見用之效

之會攝行相礼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爲司寇弼羔弗節賈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所之至於三年之久哉○通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二一爲備不能一爲魯不能即此亦可見魯魯備之政兄弟矣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去上聲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

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

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

近之矣語錄問集注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

來動之斯和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

此自是亦能使人興於善不陷刑辟如文景幾致刑措豈不勝殘去殺。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不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蓋寓不足之意。故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善人力。○尹氏曰勝殘。其極功。只到得此他位。以上更去不得。○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待百年。即一化不止此。即仁澤浹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此從文三十二年為一

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

興即其效也。語錄自已之仁而行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或問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浹而無一物之

不存也。幸一出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則一人而言又無一

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足以當之。○饒氏曰此

仁字是致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其仁字不同。此

禮儀其化。薰蒸透徹。融浹周遍。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

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少處無一不歸

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足黎民於變。此其所以可封也。○

未即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必二苗既。然後東

漸。西被。朔南暨。聲教無遠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之仁。○或

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

有成。而化行也。漸。將蕪。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

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張氏曰

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

善人所能及矣。○通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日

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

無一人非天理之融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

人何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

○子曰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

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子曰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

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吳氏曰政事亦曰朝借禮之稱也朝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音領下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也者而過之同文勢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通證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中作曾勸以望昭陵后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太宗母陵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固有政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謂微而顯姚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友魯年六十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臣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

公朝國政大夫之所必聞

朝家政事之別

以大夫之分言私室家事家臣之所得聞

此不可以不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見小雅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詩幾音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去定公言故不及臣也臣不再括及為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

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声下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丑險反。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

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

之。胡氏曰。幾精說。或以為近。或以為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也。謝氏曰。幾。其幾之幾。不協微。則其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

於此。非識微者。未足以知之。則又似以幾為近。又曰。只喪之源。分善。但四。幾字。皆訓期。期。猶齊。強。當分。作。兩。樣。看。其。幾。之。幾。訓

低。謂。一。言。便。能。因。邦。喪。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因。邦。喪。也。亦。不。可。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對。酌。劑。量。不。令。分。毫。有。偏

一言興邦

以興邦言

知為君之難。必敬謹以持之。有興幾

以喪邦言

唯其言而莫違。讒諂面諛至矣。有喪之幾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形旬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吳氏

謂此章言其效。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也。曰。葉公。楚名臣。或不待教。言。使其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接輿。輩。交。幾。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先師。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媚。於。民。而。求。其。說。也。失。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皆。不。拂。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

以近者言

被其澤則說

葉公問政

以遠者言

聞其風則來

其效如此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張氏曰欲速則心期於成而所為必苟故反不達見

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黃氏曰事之久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總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利便處所以急要

收效若是則中有遠大規模自然不急不得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過於高者蔡之必誠實不及而近小者蔡之以言難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出皆可為法焉漢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以君子之言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一戒其過高

問政

以君子之言

無欲速無見小利一戒其近小

皆切已之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

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俗作耶瞽

殺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聲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

不直不直何暇計哉或問父子相隱之說曰邢氏引律大功

為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謂情者蓋可体而易見所謂理者

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蓋可体而易見所謂理者

近於泥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

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

皆足此理。小則災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胡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辟益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語錄胡氏說：三者先後雖無明語。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者言之。○饒氏曰：即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於愛人。又是從恭敬忠上發出。○竟軒蔡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孝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猶化工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

仁

以居則言

外主乎恭

所以誠身

以之與言

三者不可棄

執固

以與人言

交主乎忠

所以誠心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此其志有所不為，行已有恥，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使不辱命子貢能

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不獨貴蓋以行已有恥為本也。○語錄行已有恥，則不辱君命，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有孝弟為本，立故為其次。語錄孝弟豈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用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饒氏曰：行已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人者，然只是士行之中之一端，而又照其能故以為士之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為次矣。行去，聲經，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克用者，小人言其識量去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言不復扶，又可為士矣。或問硜，二為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二於信果之小節，然與誣謾為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馮氏曰：言不

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其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交反。算亦作筭。采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去名。容十

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上聲也。子貢之

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

之行。去聲。聞於人者。亦未見的。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語

問。程子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是如孔子。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深見行已有恥。使不辱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如此。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實處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却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通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為上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才。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為。不失為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之。行。去聲。聞於人者。亦未見的。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語

以嚴言

行已有恥為使不辱

皆篤實之事

以其次言

宗族辨孝鄉黨稱弟

此六之

以終言

言必信行必果

此六之

以合言

斗筭之器量

此六之

乃鄙細之為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行道也。

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狂者志極高而行。去

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語錄。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

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七。分言。五。七分。蓋那十分。分不過耳。

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

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狷者之志。而

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語錄。謹厚者

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者。又各隨其於一。篇中。道之人。有狂者之意。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

人。○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勸厲。有者裁抑在者，是自然任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猶者知未及，使不及而過，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近道。○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者謂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皆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也是。又其次也。○謂猶者，○饒氏曰：任，猶自是病，聖人所以取之者，以任者有進取之志，猶者不為非理之事，雖有病，亦有好處，尚可以教。以中道若任，謹厚者，只是怕事，底人雖不為惡，亦不足為善。反不若任，過而力行，不及，猶者行之過，而不知，不及得聖人裁抑，激厲之，使任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猶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狃，則中道庶乎可得矣。

聖人設教

以不得者言
以必得者言

中行之士，兼有志節，不可必得。狂者進取，能有其志，猶可裁激。狷者不為，能守其節。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胡

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

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語錄：恒字占

一隻解兩頭生靠岸，同見徹頭徹尾。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語錄：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饒氏曰：承字如儀

禮皇尸命工沈承，敬多福于爾，孝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

子曰：不占而巳矣。

復扶又加子曰：以別列易文也。其義柔詳，張氏曰：不占謂

占決而可知也。先師曰：不占如易所謂不揚氏曰：君子於易

苟玩其占，聲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

已矣。意亦略通。○語錄：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通曰：易為占筮之書，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恒卦

九三占辭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者由平日不占而已矣。先師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無恒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此至之意張氏曰和者私和於

於理則不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馬氏曰和如和美異味

而相調為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無分別也和與同近似而

公私不同如此周騫○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

利安得而和輔氏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

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清聖而無阿諛黨比之

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以而其守正清聖而無阿諛黨比之

之隱微自占至今如出一軌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

至失色而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魯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

濟而其隙無不至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饒氏曰論

語中說小人無不至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饒氏曰論

於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泰和而不同與夫窮斯濫長戚戚

之類是皆指其心術全然不好

底故每每把對君子反說

惡之好惡皆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

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去惡如者惡之

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輔氏曰鄉人皆好惡是

是詭由矣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

君子小人

君子以尚義言

小人以尚利言

無乖矣不阿比

多阿比易乖矣

故和而不同

故同而不和

賢者宜可矣夫自物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

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竟軒蔡氏

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耶

鄉人好惡

以未可者言

人皆好之人皆惡之或各以類

以不如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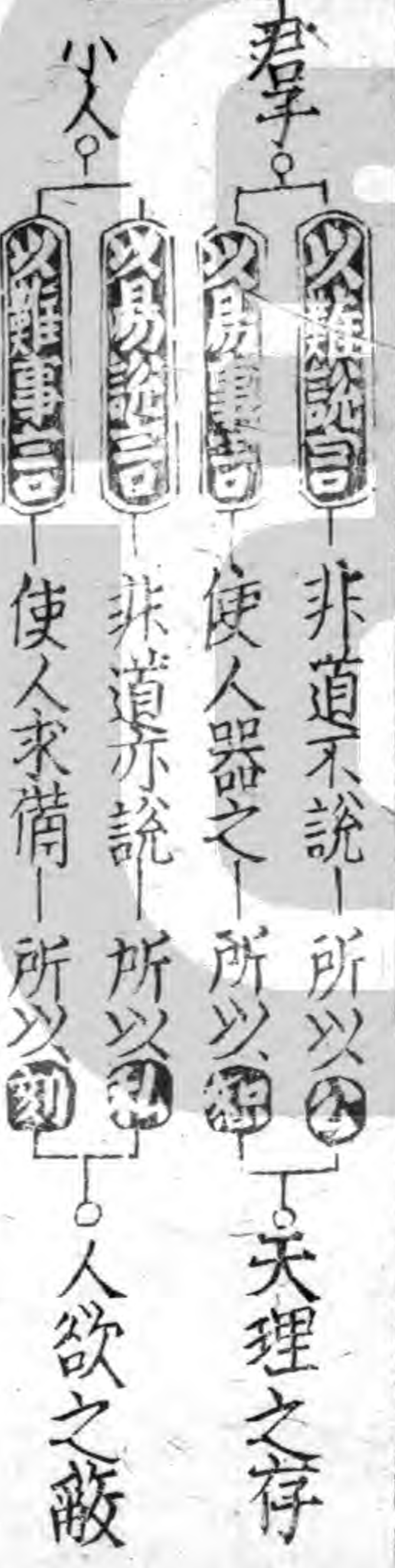
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一方見其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去聲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故難說小

人之心私而刻私故易說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事

君子小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驕者意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奚驕之有然而能不自驕者循理也○胡氏曰循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推

君子小人

君子循理

常安舒

泰而不驕

小人逞欲。反。是。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

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語錄剛是

不軟不屈毅却有奮發作興氣象○黃氏曰剛強助毅堅強

○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令外飾之

資故於仁為近然非論其問孝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

之近若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生之本然

唯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而不墮於一偏其不

至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

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巳太約言之固於仁為近由孝

者言之必無幾其全体可也○王氏曰剛必無私毅必能行

才無令色訥無巧言先師曰反觀之則柔脆華木之遠於仁

可知矣○通曰四者大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孝力則不止於近矣

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

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則兄弟切切

朋友有善柔之損夫朋友怡怡則故又別反必列而言之或問切

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德德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

有患愛之誠而無其過德德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

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

之意○聖人見子路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

人之言和悅去了又告之○饒氏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物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竟軒蔡

氏曰黃氏云爵有五士居其列民有四士為之先謂之士者

誠可貴也士之為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由

去賜優為之矣而二子乃汲汲然以士為問何也至夫子所

以答之者不過於行已事君入孝出悌言信行果去夫處兄

弟朋友之間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兄弟也夫

婦也朋友之倫則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不然父兄之

所告誥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論議後世則不然父兄之

大端不暇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

貴未見其甚可貴也

為士。

以明之言

以兄弟言

切切

惇惇

無善柔之損

免賊恩之禍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法務農講武之法

通政

金履祥曰

教使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身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騁之節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上故可以即戎

為邦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教民不足專事教之戰教之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務農則民知重本足食則民皆即戎之本也亦可者僅可之辭先師曰善人有忠愛則但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末未盡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未也本末未盡該之法

程子曰七年云者

聖人度待洛其時可矣如云其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

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在益

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者成之節也如稱其月三

年百年一出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弱是皆以其勢之大小

事之難易時之遲速而言非億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

民無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

雖無速效論其作爲只前而論此言不可不以不教之戰也

而政化行一出而教化洽此是聖人作為久而紀綱布三年

而可以即戎比之三年而有三勇知方者有問百年而可以勝

殘去殺比之必出而仁者遠其此是善人作為久而近之效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存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

教戰

以教而後戰言

以不教而戰言

知親其上

知死其長

必有敗亡

可以即戎

是謂棄之

論語卷之十三

論語卷之十三

